

苏华林墉作品集

PAINTINGS OF SUHUA LINYONG



岭南美术出版社

后来居编

蘇年林庸作品集

中国·广州  嶺南美術出版社 后来居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华林壙作品集 / 后来居编.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62-5265-3

I. ①苏… II. ①后…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3575号

责任编辑: 陈展东

吴盛楠

单德君

责任技编: 钟智燕

装帧设计: 广州珠辉玉映艺术品有限公司

苏华林壙作品集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 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鹤山市东扬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7. 5

印 数: 1—2000册

ISBN 978-7-5362-5265-3

定 价: 480. 00元



苏华、林埔近照

蘇華



苏华，广东新会人。196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擅长书法、绘画。曾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广州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专家，并获巴基斯坦政府颁发的“卓越勋章”。



林杨

林杨，1942年出生，广东潮州人。1966年毕业于广东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擅长人物和花鸟画，兼擅文论和插图。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专家。

生之华章 艺之妙彩

——苏华、林墉艺术之路小议

萧莉

林墉和苏华老师是闻名广东艺坛的艺术伉俪，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广州美术学院附中的同班同学，后双双考上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又一起从事绘画事业，至今在艺术的道路上，他们相伴相知相惜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获得了广泛的名声和巨大的成功。

苏华老师以其坚实的学院派技法功底，纵横书法与国画两个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与林墉老师一起出访巴基斯坦后创作了巴基斯坦系列作品，这批作品题材新颖、构图别致，画面凝重而充满生命力，展出后，不仅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所颁发的“卓越勋章”，更为苏华老师在画坛上争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这个时期，正当盛年的苏华老师迸发出旺盛的创作能力，其创作涉猎甚广，风景、人物、花鸟等题材皆得心应手，这一时期其作品的特色多为工写结合，尤其注重写生，每一个构图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苦心经营，线条凝重、色彩饱满，让人过目不忘。这些作品因为深深根植于生活，使它们具有一种质朴天然的特质，并因此而充满了情调与生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笔墨技巧的自如把控，苏华老师开始有意识地舍弃原来深思熟虑的创作方式，希望通过对水墨的随机效果的尝试，冲破物象写实形态的樊篱，使创作在写情达意的内涵层面上，获得更多的自由挥洒的空间。这些尝试，把苏华老师带进了她的写意花鸟时期。苏华老师的写意花鸟画，既可窥得传统花鸟画的脉络，又深深地烙上了她多年的写生训练的痕迹，其花鸟画多以严正有力的中锋用笔进行勾勒，水与墨的效果看似随意，却严格控制在全体的形体与构图要求之内。苏华老师的写意花鸟作

品，努力在传统与现代性中获得平衡，而这种对平衡的追求，使其作品朴实稳重，一如其为人的敦雅质朴，耐人寻味。

相对于绘画，苏华的书法为其赢得了更为普遍的好评。其道劲有力、极富节奏感和音乐性的空间布局使其个人风格极其突出，广州很多地标性建筑物都可见苏华老师的书法题字，其书法作品受欢迎与追捧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华老师在广东书法界的女书家中，绝对是一枝独秀、不让须眉。

苏华老师的书法与绘画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书法作品的节奏与构图，常常使人想起她的写意花鸟的位置经营，它们体现了一个有抱负的艺术家，怎样在千峰万壑中独辟蹊径的勇气与努力。

作为广东艺坛的一面旗帜，林墉老师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为新中国的人物画创作增添了亮丽的一笔，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画史中，“林墉”将是一个留存在美术史书中的独特符号。天纵的才华、全面的修养、极其勤勉的耕耘和永不停息的“思变”精神，成就了今天林墉老师的艺术成就。林墉老师的创作之路，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艺术良知的艺术家的求索之路，他一辈子笔不停手却几乎从不重复，他博览群书却保持独立思考，他广学前人却从不依样，纵观林墉老师几十年来的作品，会发现无论在各个时期，他都在变，不同的时期绝对会有不同的林墉风格，林墉老师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命中，以九死一生的上下求索，给年轻一辈的艺术家作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一生对自己进行挑战！艺术的生命在于变！重复，不论是重复自

己，还是重复他人，都是一个艺术家懒惰和无能的表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林墉老师的写生仕女作品，已经使他名满天下，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同时期，林墉老师还创作了大量的人体和“高仕”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线条极其生动准确，从单纯的写实形体中解放出来，达到了人物画中最难把控的“神似”的高度。这批“高仕”或临水而歌，或持剑而哭，或梅妻鹤子，或倚红偎翠，不一而足，若说病前林墉老师创作的人体作品是艺高胆大的炫技，那么“高仕”系列则饱含着他深刻的思想与情感体验，这里面，有他自己的影子，也有他若有所悟的人间百态，在这批作品里，笔与墨都谦虚地退居于感情的背后，林墉老师以一个智者的深刻体悟，抒写出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离骚”。1999年林墉老师大病，痊愈之后，他重新拿起画笔，画风又一变，原来以线条表现为主的风格，变为以色块表现为主。这个时期，他创作《再画印度》系列，其浓烈的色彩、强烈的明暗对比、出其不意的构图，都给人以强劲的视觉冲击。色彩就像压积已久的感情一样，闸门一开，即刻恣意奔流。如果说病前的林墉作品如精致可人、婉约唯美的宋词的话，那么病后的林墉作品，却是纵横狂恣、夺目眩心的汉赋。这个时期，林墉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自信与迫切，那些霸悍恣丽的作品，就是要证明：林墉活着，他超越了旧我而鲜活生刺地活着！林墉老师以自己的方式，并以此最强音确认自己的生命活力，色彩与块面如他手里的屠龙宝刀，让他终于跨越了痛苦的生死边缘，获得了睥睨群雄、独步江湖的痛快淋漓！2011年林墉老师自己出版了3本一套的《林

墉七十》大画册，对自己病后十年的创作做了一次全面的整理与检阅。

年过七十的林墉老师，阅尽人世风景，经历无数欢愉与苦难，却仍然保持着最初的赤子之心，敏感而多情，像一颗汁液饱满的荔枝，外表粗粝，内里晶莹。有时候，他会指着他的一幅作品，诉说一下这幅作品中牵动着其内心的久远的故事。是的，对于一个用真情绘画的画家，要读懂其作品，最好的门径无非是依循着情感这条路径，深入其情其景，才能获得“中得心源”的欣赏愉悦。

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往往来自于他丰富多彩而生机盎然的生命底色。生活中的林墉老师多才多艺，读过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的人，都会惊讶于他如此精准、独特的语言风格，那些文章一如他的绘画，才华横溢而色彩斑斓，有着一般文字作品所不具备的极强的节奏感和画面感。林墉老师喜爱元人小令，多年之前便开始动手创作，如今已有一百多首，闲来自己看看，读读，琢磨琢磨，其乐无穷。他同时又有很多自得其乐的小小爱好，会拉二胡，喜欢木雕，既听红线女，又爱养猫。

七十之后，林墉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下来的日子都是赚的，要尽量多看、多想、多动手。这种对于生命的深沉热爱和对人世无常的紧迫感必也影响到苏华老师，在他们每天的日程表里，画画，是最必不可少的一项。但愿在他们已经相携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之路上，在这个成熟温暖的生命季节，将迎来更为丰硕多彩、绚丽璀璨的秋光。

林墉的梦

吴东峰

有机会到林墉家去坐坐，那是一种极愉悦的艺术享受。

按响门铃后，出来开门的必定是苏华，蓝底碎花的上衣，映衬着和蔼而温馨的微笑。这微笑是天然的欢迎符号，没有疑虑，没有询问，没有摆谱，没有厌烦，是百分之百的欢迎。

苏华打扮朴实，步态雅致。秀美的头发，梳成运动型，中间分开，贴着两个腮盘。眼神友善，笑语盈盈。苏华的欢迎很重要，她使我们立即放下了拘谨的心态。

那天下午，我们和苏华约好4点左右到他们家见林墉。由于堵车到时已经4点半了，苏华把我们引进画室坐下后，轻声地说：“林墉还在睡觉呢！”接着，她轻轻地走向林墉的卧室。片刻后返回，无语。接着又轻轻地走过去，又返回，笑笑，无语。我们也笑笑，理解。如此两三趟，林墉终于睡醒从卧室里走出来了。

春节将至，林墉的画室里摆了许多鲜花，粉红彩绿，鹅黄姹紫。一位裸体美女正婀娜地站在花丛中望着我们。那双大眼睛会说话，会勾人。

“艺术家都是梦想家。”林墉精神很好，见我们看画板上这幅未完成的美女图，便说：“自己心中总

是有个梦，梦中有个很美很美的美女。醒来后就千方百计地想画出梦中的美女。但是总是画不像，总是画不出梦中的那个美女。”

这是一间很大的画室，有一百多平方米，靠北临窗，绿意萦绕。室内挂着牦牛头、雪豹皮，摆着陶器、木雕等古董，既古色古香又野趣野味。我们团团落座在临窗的大茶几前，林墉熟练地泡起了工夫茶，一边为客人沏茶，一边聊起了“天南海北”。苏华也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

林墉梦中的那个美女究竟如何美？我们无法想象，但林墉画中的美女则一直是广大读者心里的“梦中情人”。林墉的“大美人”形象代表了他绘画过程一个阶段的突出风格，也代表了这位岭南美术界代表人物对美的独特诠释。

那是20世纪80年代，林墉以他的美女系列作品曾轰动了美术界。在那个尚未开放的时代，林墉以他精美的笔触，艳丽的色彩，向人们展示许多人想看而又不想看的女性形象。人们被震惊了，美术界被震惊了，社会被震惊了。

王璜生曾这样描写对当时林墉画的“大美人”的印象：“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让那个大美人的那双大眼睛瞪得你心惊肉跳；也可以让那些女人体上的线条飞



暗香盈袖
68cm × 68cm
1991年

动起来，如云如水如梦如幻；更可以让画面的色彩大红大绿大黄大紫，令你疲倦的神经不知所措。”

其实，梦中的美女早已走进林墉的画作中。

林墉是在女儿国里长大的“贾宝玉”。他的童年里有祖母，有母亲，有四个姐姐，有两个姑妈，有太多的表姐表妹，但唯独寥寥几个男性，父亲长年离家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才能见到他的身影。林墉和苏华结婚后，他又成了女画家中的“贾宝玉”。苏华自不必说，苏华的两个妹妹苏家芬、苏小华和一个弟弟苏家杰都是画家，岳母吴丽嫦年事已高仍挥毫不止，办过画展，出过画册，女儿林蓝是广州美术学院的新生代画家的代表人物。苏华一家被称为广东画坛“苏家五杰”。在他的外甥中，又有不少红装，群群加起来，得以数十计。他说：“可想而知，我更易感觉到女性的优秀处，时至今日，我内心中不乏众多美好的女性。”她们都是林墉绘画中的素材，梦中的美女影子。

20世纪80年代，一批林墉熟悉的漂亮而纯情的女性，如侯玉婷、廖洁莲、崔丹颖、黄梅莹、苏家芳、阿美等，或亭亭玉立，或舞步翩翩，或回眸一笑，或支腮沉思，走进了林墉的梦中，也走进了林墉的画中。林墉完成于“寸草居”的这批人物写生，强调了

人之为人的生命属性，强调了人的自然属性的美。如今翻看着她们的画像，林墉无限感慨：“好像做梦一样。那时候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单纯，而现在……”

1978年后，林墉曾三访巴基斯坦。站在巴基斯坦的国土上，林墉如痴如醉，如梦如幻。在林墉的笔下，一群巴基斯坦美女向我们走来，披着彩色丝巾，穿着五彩斑斓的长裙，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双双睫毛长长的大眼睛。风在飘扬，喜气洋洋。这就是林墉画的题为《喜气洋洋》的巨幅名作。当然林墉还画了许多巴基斯坦女性。他说：“几十年来，印度、巴基斯坦的风情、人物一直在我梦中，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创作题材。”

后来一个时期，林墉的仕女作品开始脱离了写实的束缚，不断地强调“女色”，大红大绿，异彩纷呈的花鸟与美艳如花的少女头融为一体，美人是花，花是美人。这一阶段的林墉成功完成了他唯美主义的绘画语言，构成了读者辨识林墉绘画的鲜明标签。他的美女图，亦真亦假，大俗大雅，如镜中花，水中月，梦中人。大受欢迎，以至赝品层出不穷。

有人说林墉画大美女是唯美主义，是享乐主义。林墉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搞艺术，首先就是要让人愉悦，就是要唯美。如你说自己跳舞好，一跳起



《菩提落叶集》十八开之一

33.5cm × 45.5cm

1991年

来，人家都跑掉了。你说自己是另类画家，人家看都不想看。你说我的音乐是让人哭的，但人家一听就烦。这肯定都不是好的艺术。所以，唯美没有什么不好。艺术家首先要有基本功，使人愉悦的基本功，美的基本功。然后在基本功的基础上发展、变化、另类。”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使人愉悦呢？林墉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思路进一步深化：“虽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普遍的基本标准必须要有。”他说：“大自然是美的造物主，人体美尤其是女性人体美，是自然美的精华。是最神圣最圣洁的自然美。”

这是人类美术史上的一个共生现象，凡是大画家、大艺术家，如国外的凡高、毕加索，中国的徐悲鸿、张大千等等都喜欢画美女，尤其是画裸女人体。

林墉的思维在迅速地跳跃：“美，就是使人想看。女人体的美，则使人想看而不敢看。想看而不敢看，这里既有情感问题，也有社会问题。”林墉谈到这里，很自然地就延伸出美的内涵问题了。

生活是美的源泉还是情感是美的源泉？这是美术史领域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林墉则自说自话：“我认为，爱也是美的源泉，爱也是美的灵感。想看，是

美；想看而不敢看，就有爱了。看了以后忘不掉，就是美的艺术了。”

我们想，林墉梦中的女人应该是使人想看而不敢看，看了以后忘不掉的美女。

对林墉的美女图，苏华有着自己的专业看法，她说：“把梦中的美女记下来，实际上考的是速写功夫，考的是人体结构。许多人都喜欢他笔下的美女，喜欢灵动的大眼睛，艳丽的色彩，其实他画得最好的是美女的仪态、姿势，是《梦之女》那一批美女速写。”林墉微笑着点点头，看得出他不但是同意而且是欣赏苏华的看法。

美人之美，按李渔的说法，是美在一个“态”字上，而不是相貌。林墉和苏华的看法，与古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梦之女》是林墉的一本美女速写集的书名，林墉在这本速写集中画了一批令人难忘的女性人体。林墉在这本书上的序言写道：

习惯已经把衣服当成礼，甚至是道德的表征。因而美被凝固了。

对于自身的美都不敢正视，谈得上对身外的美有个起码的了解吗？

人格的受尊重，还包括人自身的美的被歌颂。

当我在既成的笔墨漩涡沉溺时，我唯一能紧紧抓住的是对灵肉相和谐的美的真切热恋。

热恋不全是赞颂，亦有兴叹，亦有遗憾，亦有冷嘲，亦有期望。爱，怎能是独味汤！不，简直应该是打翻五味瓶才对。

苏华对林墉画美女没有嫉妒，对这个题目也感兴趣，她说：“林墉画的美女我也喜欢看，他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他自己的审美标准，这样的标准包括冶丽、清新、流畅、轻快等审美特征。”

苏华言犹未尽，又补充道：“艺术里除了美，还有其他内涵。像音乐，别人听了高兴是好的音乐，但使人听了流眼泪的音乐也是好的音乐。这说明好的艺术首先是使人愉悦，但更深层的艺术是与人共鸣。”

林墉坦率地承认，他喜欢画美女，这里有市场的原因，也有生活环境的原因，当然更多的是美的艺术诱惑。他说：“所以我认为梦中有美女的人，才能画出好画，这才是艺术家的创作规律。太现实了是画不出好画的。”

林墉的这一观点是经过他的实践和思考得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林墉和刘长安等广东文艺家到南沙采风，一上船，一个个都吐得乱七八糟。在南沙住了四十多天。有一次，他问作曲家刘长安：“你到过五指山吗？”刘长安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没有去过。”林墉说：“这就对了，正因为你没有去过，才写出了《我爱五指山》这么美的歌。如果你去过五指山，恐怕连写都不想写了。”

林墉接着这件事说：“刚开始听苏小明的歌——海浪啊轻轻地摇，听起来真美。可是我从南沙回来后，一听说海浪就想吐。如果叫我写，肯定写不出轻轻摇的感觉。苏小明可能也没有真正被海浪摇过。如果她被海浪摇过，恐怕连唱都不想唱了。这就是艺术和生活的区别。这就是艺术为什么需要梦的道理。”

林墉接着话锋一转，说：

“岭南画派的优点是写真，缺点也是写真。同样一幅画，表现它的方法千变万化，除了写真外，还有赋予画家本人的体验、感受，太写真了，就俗了！”

“画画不仅仅是真的问题，如果就是真，那么照相技术就行了，画画还有一个感情、感悟、境界问题。所以画画必须要有梦！”

1978年4月林墉在光孝寺曾画了一幅题为《黑天鹅》的水彩速写，画面是一位身着黑色的超短舞裙的芭蕾舞女欢快地在跳天鹅湖舞。《广州文艺》曾于封面刊登。22年后他再次见到这幅作品感慨万千，在上面兴笔题道：“黑天鹅 余二十年前之制 有想法而无技法也 奈何奈何！”接着，林墉又写道：“女人者一分姿色一分气质一分涵养 七分乃男人一厢情愿。”

望着这幅画，我想起了我们刚到时苏华想去叫醒林墉而又犹豫不决来回走动的姿态。自从1997年我认识林墉以来，好像每次见到林墉，苏华都在现场。偶然还是必然？有一些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与林墉见面是在1988年的建军节，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政委张仲先邀请关山月、黎雄才等广州地区著名书画家到军区留园挥毫作画。那时林墉仍未有现在的画名，他和苏华在远离中心的一角合作画画。也许是缘分，我被他们那股认真挥毫的精神所吸引，走过去与他们交谈起来。谈什么都忘了，但有一个情景仍记得，林墉一边挥毫一边与我谈话，身穿蓝格花布上衣的苏华双手交叉胸前认真看着，不小心墨浓了些，她立即拿出纸巾往上按。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美丽的女画家就是林墉的夫人苏华。

林墉的“梦之女”，突然被现实击得粉碎。1999年，林墉病了。在苏华的坚持下，医生为林墉做了手术。记得林墉病愈后曾在广州大道的逸品堂举行过一次复出画展，我也应约参加了。当时，林墉被一大批画友、朋友团团簇拥着，他举起红酒杯只说了一句话：“我，林墉！终于回来了——”，霎时展厅里一片欢腾，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而此时我却看到苏华悄悄地退在一旁，用纸巾擦拭着双眼中流出的泪水。

林墉的梦中并不都是美女。笔者问他：“你生病时有没有梦见过鬼？”林墉回答：“我生病时，梦见过一次，眼睛绿绿的，看不太清楚，好像要来拉我。”

“你怕不怕？”

“我不怕，苏华在我身边，她握着我的手呢！”

林墉深情地望着苏华，接着脸上露出狡黠的笑意说：“但是我怕丽鬼，怕的是我画不出那美丽。”

大病五年后，林墉请篆刻家帮他刻了几方图章，有“不哭不哭”、“我怕”、“笑笑”、“也好”等，自己看看也勉励自己。苏华说，看了图章，有点心酸。在苏华心中，林墉不是大画家而是个大孩子。

林墉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我这辈子是不得意的，因为我给自己设计的人生是80岁才开始认真画画——前面都是学习、提高，可是在想开始做事的时候我突然大病，接着我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真是人生无常！”

苏华和林墉分担了这段生死经历。如今，他们如影随形，相依为命。苏华是林墉之伴，也是林墉之福。林墉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生病时，苏华一直陪伴在身边。林墉是幸福的，因为在他病后，苏华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大病后的林墉头发渐渐长出来了，而苏华的头发渐渐挂霜了；消瘦的林墉渐渐发福了，而微胖的苏华渐渐“减肥”了；林墉的脸色渐渐红润了，而苏华的脸色渐渐灰暗了。这其中的酸甜苦辣，这其中的悲喜哀乐，唯有苏华自知，唯有林墉明白。

林墉谈话机智幽默，妙语连珠。他说，自己病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钱还认得很清楚（大家笑）。又说，大病一场后，自己是吃了睡，睡了吃，真正尝到了活着的滋味，而过去一直是工作着，而不是活着。又说，活着的最幸福的状态就是傻乎乎，乐呵呵，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烦，多好啊！

说到这里，林墉微笑着望着苏华，似乎在问苏华：你说是吗？苏华笑笑，没有回应。因为林墉不用想不用烦的事情，苏华都帮他想好了。

苏华就像林墉的影子，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关爱着他照顾着他，但苏华则没有站在林墉的影子下生活。我觉得苏华很了不起，在生活上她和林墉是一体的，但在艺术上她始终是独立的。她很崇拜林墉，但她在艺术上决不依附林墉。她的书法大度、奔放、豪迈，与林墉的瘦金体风格迥然不同，反而林墉近期的

大字书法则有苏华书法的影子。她的绘画原攻山水，后改攻花鸟，融草书入画，笔墨酣畅淋漓，善用水破墨、墨破水，与林墉的白描浓彩大相径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对苏华的称呼逐渐发生着变化，由“林墉太太”，升级到“林墉的太太苏华”，再升级到“苏华，林墉的太太”，到现在的并列称呼“林墉，苏华”。这种变化是苏华在书画艺术上独立发展和不懈追求的结果，确实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谈起这些，我们敬佩地望着苏华，苏华则把话题岔开，给我们介绍起林墉来：“他最近睡觉很好，上午爬了白云山，下山回来吃午饭，吃过午饭1点钟睡觉，一睡睡到现在4点多钟。过去睡觉从来不打呼，现在开始打呼了。”

我们看到，苏华在谈这些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色。林墉说：“打呼好啊，说明我还活着，人睡着了像个死猪有什么好，人睡着了，有一点动静应该是好事。人活着也一样，总要弄出一点动静来。”

这不，苏华心领神会，立即去抱来了一大堆林墉的“动静”。都是这几年林墉创作整理的书画作品集，有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霸悍的恣丽》、《中国水墨：林墉传》、《再画印度》和中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墉》四本画册。

林墉微笑地望着我们翻看、观赏着代表他这几年“动静”的画集，接着站起来上洗手间。苏华拿了一支林墉平常签字用的签字笔来，悄声对我们说：“你们叫他签名吧！多选些书叫他签，他最高兴送书了！”

一位朋友打开画册中的美女图，对林墉开玩笑说：“林老师把梦中的美女都送给我们了！”

林墉笑笑回答：“是的（别人笑，他不笑），这是实话。我今年快七十了，心中还有这个梦。这是好事。有这样的梦，说明我还年轻。我是个老头子了，抱孙子了，但我还总是想画出那个最美最美的女人来。”

林墉还有更多更多的梦。他说，我生病时，很多人给予了真诚的关注，让我非常感动。我转变了想法，决定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东西尽快拿出来，回报给大家。一是画一段时间山水，搞一个山水画展，大



巴基斯坦村落

68cm × 69cm

1987年

概要拿出来九十幅作品。二是画一画印度人，我认为，印度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尤其是印度女人的眼睛，形容为“会说话”一点也不为过。印度的男人也很有特点。原来还想画画埃及人，但身体不行，埃及去不了了，也就不想去了。三是还想用水墨画画人体。

林壖的梦在桃花源中。林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前人并未做透的所在，恰好给我留下了可耕的桃源。正因为是桃源，才是美好的去处。又正因为是美好，其实也并不易遇的。千百年来，桃源在何处？恰在有无间啊！”

冬日的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离开林壖家时夜幕已经降临，苏华出来把我们送到门口，她身姿曼妙，朴实而华美，亲和而典雅，开朗的脸向着我们微笑，眼光温和，楚楚动人。五羊新城万家灯火跳跃，霓虹如幻如影，璀璨浮华。春节的气氛更浓了。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那首著名

的《青玉案》词：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难道这不正是林壖所追求的梦境吗？

啊！人生如梦，梦如人生。

2012年11月29日凌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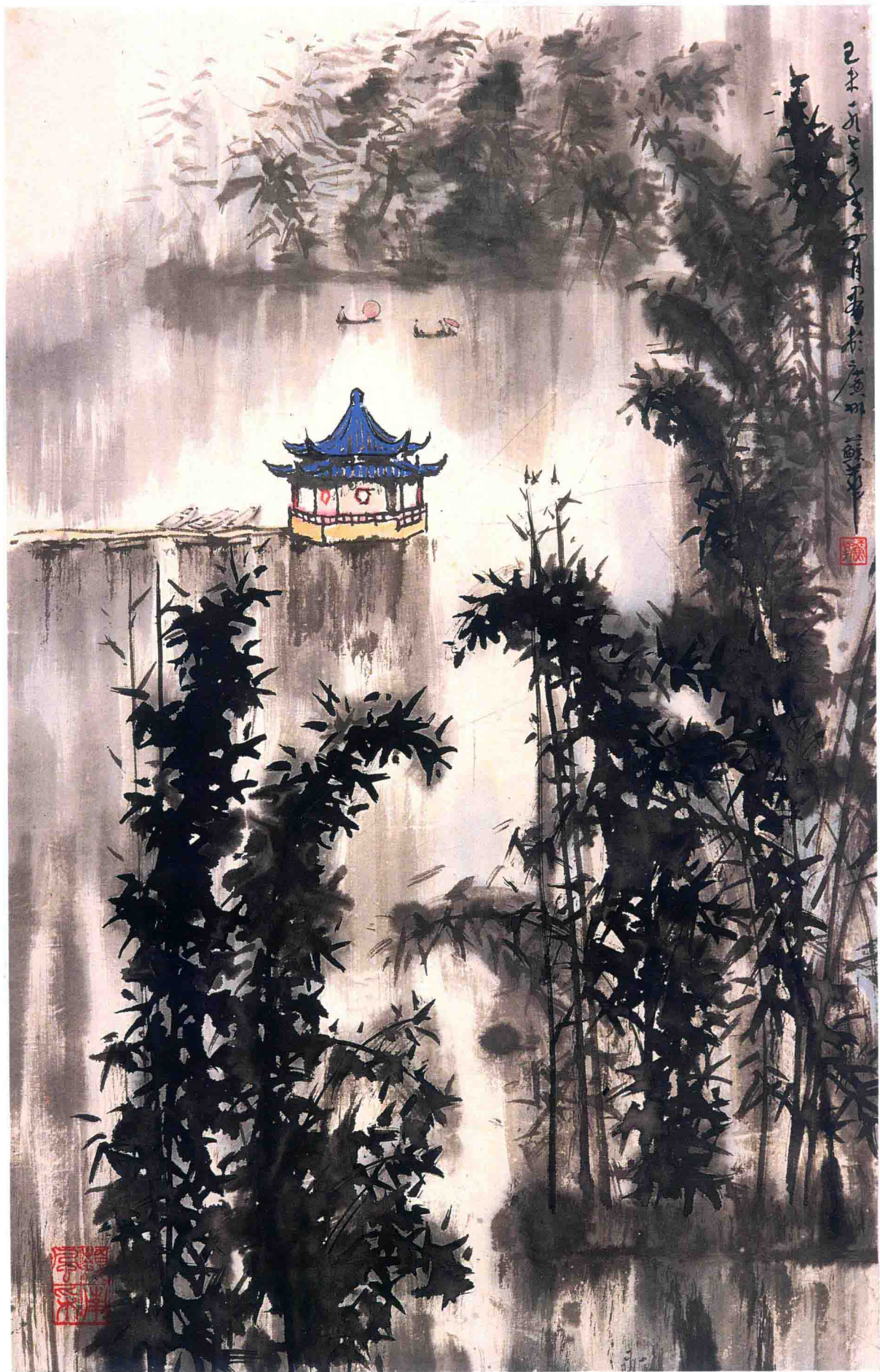
于云南昆明新南疆宾馆完稿

目录

生之华章 艺之妙彩	萧 莉
林塘的梦	吴东峰
苏华作品	〇〇一
林塘作品	一〇三
艺术年表	四〇九
苏华年表	四一〇
林塘年表	四一六
后 记	后来居



苏华作品



小亭
69cm x 45cm
1979年